

28

挑灯看剑

萧逸作品集



28

挑灯看剑

萧逸作品集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 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—96—112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挑灯看剑/ (美) 萧逸著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97. 8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298-5

I. 挑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37 号

责任编辑：韦尔立 沈庆均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挑灯看剑
作者	◎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06 千字
版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298-5/I·358
定价	20.00 元

联手报亲仇 决斗落月涧

夕阳把黄昏的影子慢慢拉长——

夜，像梦一样的孤寒，为大地披上了一件深黑色的外衣，给每一个生物，都带来了一连串甜美的梦。

柔和的月色，拂照着这片耸峙，偶尔吹起的夜风，把山林摇撼出一阵悸人的呼啸。

夜是这么的静寂和神秘。——

在一片悬崖之上，月色拂照着~~一个~~一个苍老、伛偻而又寂寞的身影——她是一个老迈的妇人。

她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衣，宽大的袖子，拖在地上，当月光从她脸上掠过时，才看清了她的面貌，她竟是如此的恐怖和苍老！

满头的白发已经脱了三分之二，水纹般的皱纹，堆积在她的脸上，她右目已瞎，左眼也已昏花，只能够用来辨别黑暗和光明，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，鸟爪般的枯掌，紧紧的握着一柄黑铁拐杖，不停的来回摇晃。

她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，没有一些声息，也许当夜风拂体时，她曾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喟叹，只是那声音太轻微了，几乎连她自己也听不到，她是太苍老了，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，可是谁又知道，她就是闻名天下，绿林丧胆的一代奇人“瞎仙”花

蝶梦呢！

在这个寒凉孤寂的深夜里，花蝶梦痴立着，似乎是在回忆，或是等待着一些什么，她开始喃喃自语了：“我活不了多久了，可是，我的心头未了……过去的岁月像梦，像流星，我还以为我能得到一些什么，可是……到今天，除了人见人怕之外，我什么也没有……唉！不会有什么希望了！”

她想着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那凄凉悲惨的声音，在月夜里回绕着，她成名江湖数十年，从来没有害怕过，可是在她木朽之年，她竟对“死亡”产生了莫大的恐惧，她不知道是谁把“死亡”带到这个世界来的，然而她却深深的咒恨着那一个人。

风，渐渐的大了，夜凉也更浓，而那个孤独的老婆婆，仍然站立在崖口，像是一个幽灵，一个鬼魅一样。

在这片悬崖的另一端，有一条崎岖的小道，这时正有一条黑影，如飞的向上扑来，他的身形巧快，简直是骇人听闻，瞬息之间，已经扑上了数十丈，翻上了这片悬崖。

在月色下，看清了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劲装，领口还插着一朵白色的菊花。

他生得剑眉朗目，身躯伟岸，一股英迈之气，充满了青春活力，与花蝶梦恰是一个显明的对比，只是这种对比，未免太残酷了！

他是花蝶梦唯一的徒弟，大概在他周岁的那一天，花蝶梦就得到了他，18年来，他得到了花蝶梦的全部功夫，由于花蝶梦怪诞冷癖的性格，使得他也成了一个怪人。

因之，这一对师徒——瞎仙花蝶梦，九天鹰骆江元，全都成了人见人畏，扬名天下的一对奇人。

骆江元匆匆的扑上了那悬崖，他尚未开口讲话，花蝶梦已冷冷的说道：“江元，你可知你来晚了么？”

江元这时已到了花蝶梦身侧，他笑了一下道：“师父，中途我管了一件闲事，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……师父，你可是在盼我？”

江元说着伸手去拉花蝶梦的手，花蝶梦却一甩袖子，让开了两尺，厉声喝道：“站远些，不要碰我！”

江元作了一个痛苦的微笑，默默的退后一步，18年来，花蝶梦虽然视他为子孙，可是她却从来不让他亲近一下，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，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！

江元失望地望着这个瞎婆婆，他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冷酷，如此的难以亲近？

花蝶梦撇了一下嘴角道：“我交付你的事，你都办妥了吗？”

江元连忙答道：“我都办妥了，他们没有一个敢违反你的意思！”

花蝶梦点了点头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好……你把‘红翎’还给我！”

江元答应一声，由怀中摸出了一个小小薄皮套，双手递给花蝶梦，花蝶梦接了过来，她二指捏住了那雪白的小把柄，轻轻向外一抽，在月光下，立时闪出了一团彩光。

这是一只三寸长的红羽毛，配着白玉的把柄，羽身发亮，红光闪闪，在红羽毛的中央，镶着3粒极小的蓝宝石，在月光下闪耀出五色光彩，煞是美丽，花蝶梦感慨颇深的摸了摸那美丽的红翎，又把它轻轻的放进去，珍贵的收在怀里。

江元望着花蝶梦，直到她做完了最后的一个动作，这才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！”

花蝶梦摇了摇头，用手捋了一下飘在前额的白发道：“不！你没有多少时间耽误，天亮之前你还要离开蓬莱山，我另外有事要你去办。”

花蝶梦话未说完，江元早已变色道：“怎么……师父！你又要把我遣出去？”

花蝶梦闻言冷冷说道：“要办的事太多了，你哪有时间休息？想想看，还有什么事情，如果没有事情，你先回洞去，要你办的事，我已留了一封书信，拿了信你就可以走了，不必再来见我。”

江元闻言心中甚是难过，他才由河南赶回来，师徒相别已经数月，万料不到才一复命，立刻又被遣派出去。

花蝶梦似乎对他这个徒弟，没有丝毫感情，十余年来，她一直是冷冰冰的，然而骆江元则是个热血男儿，每当他向花蝶梦表示亲热，或希望由她那里得到一点温暖时，总是遭受到她无情的叱责，这是他最感痛苦的事。

花蝶梦等了一下，不见江元再说话，立时接着：“好了，你既然没有事情，现在就回洞吧！要你办的事，我都写在信上了，你拿了书信不要耽误，就立刻下山去吧！”

江元听她每一个字都是冷冰冰的，没有一点师徒眷念之情，心中不由大凉，几乎流下眼泪来，强自忍着，大着胆子问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是不是讨厌我？”

花蝶梦闻言怪笑一声，怒道：“哪来这么多傻话！赶快照我的话去做，不然，我可要生气了！”

骆江元无奈，他怀着一颗极度失望的心，拭了一下眼泪，转过了身子，一言不发的扑出了这片悬崖，向云海中纵去。

花蝶梦见他已然离开，这才舒散了一下皱着的眉头，缓缓的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不知趣的孩子，你何苦来纠缠我啊？”

她仍然默默的站着，没有多大工夫，江元又从云海中扑了回来，他离开花蝶梦约有二十余丈，遥遥叫道：“师父……我走了！”

花蝶梦微微的移动了一下身子，轻声答道：“好！你去吧！把事情办妥后就回来，我们要好好的聚一下，不再让你乱跑了。”

江元闻言好似喜极，他脸上闪过一个爽朗的笑容，脚尖点处，人如飞鹰，已然飘出了七八丈，向山下扑去。

花蝶梦虽然双目已毁，可是，她武功奇高，数十丈内飘花落叶也可分辨，这时她知道江元已然再次下山，她不禁自语道：“这孩子真不得了，将来功夫比我还高呢！”

她想着，在这座荒地上来回的踱步，心中思索着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寒月依然静静的高挂着，这个怪癖的老婆婆，似有想不完的问题，她只是来回的徘徊……

突然，她停住了身子，沉声道：“是谁？用不着这么鬼鬼祟祟，快出来！”

随着她这一声叫，便见三十丈外，闪出了一个黑影，他年约五旬左右，高大的身躯，身体极为魁梧，他头发已经花白，但却有着不可一世的豪气。

他萎缩的纵上了这片悬崖，用几乎是发抖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是……是我……花婆。”

他话未说完，花蝶梦已然喝道：“你是谁，到这来干什么？”

那人听着她冷酷凌厉的声音，和看着她月下这副容貌，不由得吓得打了一个冷战，嗫嚅道：“花婆，我……我是元子笺。”

元子笺话未讲完，花蝶梦早已仰天一阵怪笑，声如夜枭，刺人耳鼓，吓得元子笺一言不发，怔在当地。

花蝶梦在笑罢之后，她杖头往地面上轻轻一点，人如阴风般，离着地面数寸，已然越出了十七八丈，再一作势，便到了元子笺面前。

元子笺看到了一个残老的躯体和一张恐怖的脸，他吓得几

乎叫起来，连忙退后一步。

花蝶梦已怪声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话没有讲清楚，我绝不动你……元子笺，难为你称得孝子，你此来是为你爹爹报仇吧？”

元子笺听罢此言，惧怕之心大减，代替的，是一团仇恨，长眉一挑，悲声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来报父仇的……你知道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事，我永远不会放过你！”

元子笺激动之下，不顾处境的危险，大声的喊叫起来，花蝶梦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元子笺，你不用对着我鬼叫，为父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你既然有这个勇气来，或许你自认有必胜的把握，可是依我看，你功夫太差，比起我那个徒弟还差得太多，你居然敢来找我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现在我就坐在这里，任你攻打，无论暗器、兵刃、拳脚均可，你每出一百招，我还你一招，你看如何？”

元子笺闻言心头一凛，他早知花蝶梦双目失明，可是那身功夫却是骇人听闻，她的耳朵极灵，和人对敌，总是不用兵器，来人无论轻功多好，也能听出，并能测知对方强弱，用隔空手法点人重穴，永无不中之理。

她手法更是奇重，往昔在河南道上，偶遇仇人环攻，竟被她一指点穿三人，当时威震天下，绿林中人把她畏如天神，提起“瞎仙”无不胆寒，天大的事，只要有她“红翎”在手，就可化解。

元子笺天大的胆也不敢与她过招，他这时来，原是实施他预先想好的一条诡计，当下强笑道：“花婆，你不必这么急，我此来原是请你赴约的，关于我们的仇恨，到时再谈。”

花蝶梦听到这里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别往下说了，我可不愿意离开此山，你今天既来了，我们的事就此解决，你也别想回去了！”

元子笈听罢心中暗暗着急，忖道：“这老瞎婆不上套，只怕我凶多吉少了。”

他想着不觉流下汗来，花蝶梦已不耐烦，催道：“怎么，你有胆子来，竟没有胆子动我么？”

元子笈闻言心中一动，他知道花蝶梦生性高傲，晚年益发骄狂，当下强捺惊心，故意冷笑了两声道：“哼！原来瞎仙也不过虚有其名，竟不敢赴仇人之约。”

他话未讲完，花蝶梦已是一声怪叫，伸过了鸟爪般的枯爪，一把抓住了元子笈的左臂，厉声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元子笈见她出手如电，分毫不差，拇指一下按在自己的“肩井穴”上，当时一条左臂奇痛如刺，她那长长的指甲，已然深陷入肉，渗出一片鲜血。

她那张恐怖悻人的面孔，离着元子笈不过半尺，这一下，几乎把元子笈吓昏过去。

他强自镇定着，他知道，他回答的这一句话，关系着自己的生死，当下提高了嗓子道：“花婆，你不用动野，告诉你！这次寻仇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皮鲁秋和吉士文……”

花蝶梦听到这里，脸上泛了一丝狞笑，怪声道：“啊！还有这俩小子！他们为什么不来？”

元子笈这时已痛得浑身冷汗，又不敢运气护穴，勉强答道：“我们三人，准备请你赴宴时一齐解决……我们备了酒菜……因为我们有把握，这次一定会把你杀死！”

花蝶梦闻言呵呵大笑，她仅有的几枚牙齿，在月光下发出了惨白的光色，愈加显得恐怖、骇人。

她狂笑了一阵，枯臂一挥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把元子笈甩出了三丈余远，摔在地上。

元子笈慌忙的爬起，连忙运气止血，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总

算保住了。

花蝶梦甩出了元子笺，她又继续的狂笑一阵，连眼泪都几乎笑出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！好！这才是我最爱听的一句话，难得你们有这份孝心，居然要送我上西天，我若是不答应，倒是辜负了你们，现在你说吧，什么时候？什么地方？”

元子笺见她果然上钩，不由大喜，立时道：“花婆，这附近有个‘落月涧’你可知道？”

花蝶梦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这个地方，那么时间呢？”

元子笺立时接道：“明晚月上之时，我们以酒宴相待。”

花蝶梦听罢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听他口气似颇兴奋，以我这等功夫，纵使他们数十人围攻，也是徒送性命，这点他们深知，既然胆敢约我前去，又只有三人应对，定是欺我眼瞎，定下歹毒之计。”

“小子们，你们要是这么想可就错了，只怕明晚你们一个个都要命丧黄泉。”

元子笺见花蝶梦突然沉思不语，他素知此老聪明绝顶，心中不由怦怦乱跳，强自镇定着道：“花婆，你可敢赴约？”

花蝶梦冷冷一笑道：“元子笺，以你们三个妖魔小丑，竟敢邀我赴宴，我知道你们定有诡计，才用此激将法……”

元子笺听到这里不由一惊，忙道：“花婆，你是何等人物，难道我们能瞒得过你？”

花蝶梦由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用捧我，不论你们瞒得过我也好，瞒不过也好，明天便是你们的死期，现在快点给我滚回去吧！”

元子笺这时才放了心，强笑一下道：“好！我们生死由命，绝不怨你狠毒……明天见，记得‘落月涧’。”

他说罢一翻身，轻飘飘地落在山径上，再一晃身，又出去

了七八丈，渐渐消失在暗影里。

花蝶梦听他已去远，她残酷的笑了笑，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感，因为她又要杀人了！

她仰起了头，对着明月，自语道：“明天月上时……他们为什么要送死呢？”

又是月上树梢的时候了，蓬莱山的寒林，被晚风沐浴着，发出了一片断肠的呼啸，像是遥远莫及的亲人，在悲哀的呼唤着。

“落月洞”是蓬莱山的绝地，原是一个小小的盆地，四面均是峭壁与蔓草，是一个极荒凉和恐怖的地方。

但是此刻，有三个长衣的奇人，围坐在一面四尺的石桌旁，桌上摆着丰盛的酒筵，他们正在喁喁的私语着。

左边坐着的正是元子笈，居中的是一个古稀的老人，他矮胖的身躯，长髯垂胸，细细的眉毛微微的搭向眼角，一对眸子寒光炯炯，足以看得出他有着极深厚的武功。

靠右边之人，身材高瘦，只不过四十出头，相貌甚是清秀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充满了不安的神色。

他们就是皮鲁秋和吉士文。

这三个人，都有着丧亲之痛，于是他们安排了这个死亡的约会，等候着他们的共同的仇人——瞎仙花蝶梦的赴约！

他们都很焦急，也非常恐惧，虽然他们把一切都详细的安排好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惴惴不安，因为今晚的约会，他们拿出了最大的勇气，以生命作赌注，如果一击不中，这里就是他们抛尸之处了！

吉士文显然是最沉不住气，他焦急的向四下望了望，月光之下，那左方的唯一路口，仍然是静悄悄的，连一个鬼影都没有。

他抹了一下额角的汗水，低声的问道：“元兄，她怎么还不来？会不会变了主意？”

元子笈摇了摇头，尚未答话，皮鲁秋已低声道：“不会……吉老弟，你千万慌张不得，这个瞎婆子精灵无比，少时她来了，我们说话一定要自然，话不妨说得朗爽一点，否则只要她一疑心，我们前功尽弃不说，只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元子笈也低声的嘱咐吉士文，因为他昨天吃过了苦头，对于花蝶梦更是怕到极点。

于是，他们低声的咕哝了一阵，便不再提这件事，故意的谈一些江湖上的往事，表示他们从容设宴，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。

可是他们的心，都在激烈的震荡着，每有风吹草动，秋叶飘落，便会使他们惊出一身冷汗。

时间好似过得特别慢，他们怀着一颗颤栗的心，静静的等待着，他们已经停止了谈话，几乎连彼此心跳的声音都可以听到。

这是很奇怪的事，他们热烈的盼望花蝶梦的到来，同时又极度的畏惧这件事的实现，对于人类来讲，这是一种最大的苦刑，对于一些出生入死的江湖豪客来讲，这又是一种绝大的讽刺。

吉士文终于沉不住气，低声道：“会不会她的徒弟又回来了？”

这一个问题，使得他们全是一惊，他们不但畏惧着花蝶梦，也同样畏惧她的徒弟九天鹰骆江元，骆江元天赋异禀，未满周岁便被花蝶梦收去，十八年来，他已经练成了江湖一流的功夫，几乎与花蝶梦不相上下了。

元子笈虽然惊心，但他昨夜曾在百丈之外，亲耳听见骆江

元及花蝶梦的谈话，立时接着：“不会的！我昨天亲耳听见，瞎婆子把九天鹰派出去，大概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
当他们把这个问题否定之后，内心都感到些微的安慰，于是他们又讨论另一个问题：

“那她怎么还不来呢？”

吉士文仰头看了看高有百丈的峭壁，月亮和云影在天空静止，洞口的树木，被山风摇荡着，一切都显得很幽静，整个蓬莱山的空气，都是属于他们的，原应该呼吸得很舒适，可是相反的，他们反倒喘不过气来，而有一种窒息的痛苦。

突然，吉士文面色大变，皮鲁秋及元子笈连忙抬头向上望去，这一望，立时使他们全身大为紧张起来。

在百丈的洞口，站立着一个白衣的老婆婆，她佝偻着背，双手空空的，山风拂动着她的白发和长衣，宛如一个九天的神仙，又好似一个可怕的幽灵，总之，任何人也不会感觉到她是一个“人”！

她身体微微的晃动一下，好似舍不得离开那阵拂体的清风，伫立了一阵，向下发出了冷酷的声音：“你们都到齐了吗？”

声音经过四壁的迂回，显得更为苍老和冷酷，下面三个人，都是一惊。

皮鲁秋壮起胆子，朗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花婆，我们早就到了，在等你的大驾呢！”

花蝶梦好像是笑了两声，她又问道：“你是皮鲁秋？还有别人呢？”

吉士文闻言连忙答道：“花婆，吉士文也在此恭候多时了！”

那个恐怖的形像怪笑几声道：“好得很！好得很！不用说元子笈是一定在的，我下来了。”

她语音甫停，双臂张处，人如一只巨大的蝴蝶，又如一朵

下降的白云带起了呼噜噜的风声，竟由那百丈的峭壁上向下落来！

三人正在惊骇，突觉眼前一花，这个怕人的瞎婆子，已然用她最得意的身法“蝶梦花酣”，轻飘飘的落在了三人之前，距离石桌仅有三尺。

三人见她从空而降，这等功夫真是旷古未见，一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瞎仙花蝶梦落下之后，她冲着三人略一点头，冷冷道：“难为你们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敢来呢！”

三人连忙站起，皮鲁秋拚命的压抑着自己的惊恐，微笑道：“花婆真是信人，我们今天就算死在你手中，也是绝无遗憾的！”

花蝶梦闻言阴森森的笑了笑道：“老儿，我眼睛没用，无法观察你的神色，可是我听你的声音，有些不太自然，不知你是害怕，还是你们定了什么诡计而心虚呢？”

三人闻言不由同时一惊，吉士文这时不知从哪来的胆子，他居然朗声道：“花婆，你不必多疑，诡计可以施于任何人，对于你却是毫无办法，这点你自己也必深信。”

“我们三人与你都有血海深仇，我母丧命于你手，皮兄丧父，元兄也丧父，所以都立誓要取你的生命……当然我们知道，无论如何不会是你的对手，可是你已八十，我们如果再不复仇，你就要寿终正寝了，所以我们拚得十年苦练，舍出性命，也要与你一决生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约会的原意，虽然是不自量力，可是为复仇而死，不但可见先人于地下，也可交待于武林同道。”

花蝶梦默默的听他把话讲完，暗中点了点头，心道：“原来是怕我寿终，所以才拚出性命复仇，以求出奇迹……哼！只怕你们要失望了！”

花蝶梦想着，点头道：“好的，你们既有此决心，也是可嘉

之事，现在我已来了，如何比法，你们就快说吧！”

皮鲁秋这时含笑道：“花婆，生死原是人生大事，你别怪我们俗，请你们在我们动手之前，先饮十大杯如何？”

花蝶梦闻言思索了一下，答道：“我已数十年滴酒未饮，今天看在你们就要归西的份上，就破例与你们一饮吧！”

花蝶梦说罢，径自坐在皮鲁秋对面，她一切行动均与一般人一样，仿佛她双目根本未失明一样。

花蝶梦坐下之后，皮鲁秋早已敬上一杯酒，道：“花婆，我们尚是初次同饮吧？”

花蝶梦伸手接过了杯子，她不发一言，忖道：“即使他们在酒中放了最烈性的毒药，对于我仍是毫无作用的！”

这时皮鲁秋、吉士文、元子笈三人，各已举杯而尽，花蝶梦仍然握着酒杯，一动也不动，元子笈不由问道：“花婆为何不饮？莫非疑心这酒不洁么？”

花蝶梦阴恻恻的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三人，也都算得江湖一流人物，谅你们也不会作出这等事来，再说任何毒药对于我，均是不起作用的，我又何惧之有？”

花蝶梦说罢此话，只见她嘴皮微动，再看杯中之酒，已然点滴不存了，三人这么高的功力，相隔又近，竟不知道她是怎样喝的，当下不由大为惊骇。

花蝶梦饮完了这杯酒，她用舌头舐了一下干枯的嘴皮，怪笑道：“数十年不饮酒，想不到酒味依然如此，并无什么改变啊！”

这时吉士文早已斟上第二杯酒，花蝶梦仍是前法饮干，至于桌上菜饭，她是动也不动。

到了第五杯酒后，皮鲁秋才开始谈到正题，其中自然隐藏着他们至毒且狠的诡计。

原来皮鲁秋等三人，知花蝶梦武功奇高，已是空空精精一

流，双目虽瞎，但却丝毫未受影响，隔空点穴，金石可穿。

他们三人原是受了高明人的指点，以十七层湿棉，和头发以及兽皮，织成了一块护身牌，无论任何兵刃暗器及厉害指力，均可抵挡。

他们素知花蝶梦，除了口鼻两处要害外，周身刀枪不入。

而他们三人中，吉士文有一爱女，年方十七，曾在苗山学艺，为苗山第一高手五羊婆刁玉婵之爱徒，那刁玉婵也是一代奇人，武功之高只不过略逊花蝶梦一筹。

吉士文之女名唤文瑶，她深得五羊婆的真传，更是练就了各种毒药暗器，其中最厉害的一种，名叫“五羊针”，也就是五羊婆成名的独门暗器。

这“五羊针”细如羊毛，奇毒无比，中人之后，七步必亡，发射之时，要从铁管吹出，由于体积过小，如果施放的人内功精纯，则对敌者就万难躲过了。

这时，吉士文等人，决心要杀害花蝶梦，事先便作了安排，在“落月涧”摆了两大块石头，相隔约有二十丈，以备双方对敌之用，而距离前台三丈处，挖下了一个地洞，上覆木板，令吉文瑶藏卧其内，备好了暗器，听他们信号施发。

这时皮鲁秋朗声说道：“花婆，我们三人自知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我们十年来，刻苦自励，练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功，自信可以抵住你的掌力。”

皮鲁秋说到这里，花蝶梦忍不住的冷笑了两声。

皮鲁秋精灵，面上故意作出不悦之色（其实花蝶梦也看不见），显得颇为愤怒的道：“花婆，你不用笑，我们今晚已有全胜的把握了！”

花蝶梦听他口气已有怒意，心中暗笑，便道：“皮鲁秋，你们总该知道，以我指力，三十丈内金石可穿，你们十年苦练又